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屈原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

為卿因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嫺於辭令

集解駢案嫺音閑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

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

草藁

索隱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

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

而作離騷

索隱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騷音素刀反又一音蕭

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

正義上七

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

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正義塞孟

反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正義誹音方畏反

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  
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

泥之中

索隱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

蟬蛻於濁穢

正義蛻音稅去皮也

又他臥反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

者也

集解徐廣曰皜疎靜之貌索隱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

正義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

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正義從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

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

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

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

八萬

索隱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正義丹陽今枝

江故

虜楚將屈匄

索隱屈姓匄名音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

集解徐廣曰楚

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  
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梁州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

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

索隱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

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

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

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

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

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

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索隱

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集解徐廣曰二

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昧莫暮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楚世家昭雖有

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

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集解徐廣曰三

十年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

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

索隱名橫

以其弟子蘭為令

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

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

索隱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

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

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  
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

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

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

易

為我心惻

集解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張璠亦晉人注周易

可以汲王

明並受其福

集解駟案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

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集解徐廣

曰一云不足福正義言楚王不明忠臣豈足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見而問之曰

索隱父音甫

子非三閭大夫歟

集解駟案離騷序曰三閭之職

掌王族三姓曰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

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而揚其波

索隱楚詞隨其流作搢其泥也

衆人皆醉何不鋪其

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索隱楚詞懷瑾握瑜

作深思高舉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集解王逸曰已淨潔

受物之汶汶者乎

集解

王逸曰蒙垢敝索隱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

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

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

蠖音烏廊反溫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楚詞九懷曰懷沙礫

以沉此其義也

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集解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

盛茂貌索隱莽音姦正義莫古反

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

集解王逸曰汨行貌索隱

方言曰汨謂疾行也

眇兮窈窕

集解徐廣曰眇眇也索隱眇音瞬窈窕音鳥鳥反

孔靜幽墨

集解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眇野甚清淨歎無人聲

寃結紆軫兮

離愍之長鞠

集解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

撫情効志兮俛詘以



自抑利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

集解王逸曰剗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剗削方木

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剗音五官反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

集解王逸

曰由道也正義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

章畫職墨兮前

度未改

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

木好索隱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

集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巧匠不斲兮孰察其

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

集解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矇奏公

章明也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集解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睇

田帝反  
盼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索隱下  
音戶

鳳凰在笈

今雞雉翔舞

集解徐廣曰笈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笈籠落也索隱笈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

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鷩正義瑞應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順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

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集解王逸曰忠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

妬兮羌不知吾所臧

集解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按王叔師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

為也正義羌音彊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集解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

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集解王逸

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詈俊疑桀兮固庸態也。

集解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庸，庸人；賤之人也。索隱：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詈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

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集解：徐廣曰：異一作與。駟：索王。

逸曰：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

以為豐。

集解：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集解：王逸曰：悟，逢也。索隱：楚詞：悟作還，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索隱：楚詞作還，並吾故反。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

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集解：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

北次兮

正義北次將就

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

故

集解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

亂曰

王叔師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

索隱二水名地理志

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陽山

北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

集解王逸曰汨流也

脩路幽拂兮

索隱楚詞作幽蔽也

道遠忽兮曾噏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

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噏已下二十一字

懷清

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集解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集解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餘何畏

懼兮

索隱楚詞餘並作余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

集解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不

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

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例也以爲忠臣不事亂君之例

於

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集解應劭曰汨羅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地理志長沙有

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故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

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榆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

集解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差今作差是字省

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

正義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

召

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

索隱吳姓史失

名故稱公

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

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

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

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

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

正義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乃短賈生曰維

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

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索隱誼為傳是吳芮之玄



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  
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 賈生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  
集解徐廣

曰適竹草反韋昭曰謫譴也  
索隱字林云適音丈厄反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  
集解張晏曰共敬也 俟罪長沙側

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索隱造音七到反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鷗臯翱翔  
索隱竄音七外反 闡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索隱闡音天騰

反茸音而隴反胡廣云闡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字林云闡茸不肖之人也  
賢聖逆

曳兮方正倒植

索隱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

世謂伯

夷貪兮謂盜跖廉

索隱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躋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躋盜跖躋

莊蹻也

莫邪為頓兮

集解駢案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

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為鈍

鈇刀為銛

集解徐廣曰思廉反駢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鈇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

于嗟嚶嚶

兮生之無故

集解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

幹棄周鼎兮而寶

康瓠

集解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甑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筦筦轉也一曰康空也索隱

幹音烏活反甑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

騰駕罷牛兮騶蹇驢

正義罷音皮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

索隱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

車哭之也

章甫薦屨兮

集解應劭曰章甫殷冠也

漸不可久

集解駢案劉向別錄曰因

以自諭自恨也

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

訊曰

集解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

意周成解詰音碎也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

索隱漢書作壹鬱亦通

其

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

索隱邁音逝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

集解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

沕深潛自珍

集解徐廣曰沕潛藏也亡筆反 彌融

燐

集解徐廣曰一云倮螻蛄正義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燐光也沒深藏以自珍彌遠明光以隱處也

以隱處兮

集解徐廣曰一本云彌燐燐以隱處也索隱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倮音面

應劭云倮背也螻蛄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鵝夫豈從螳

與蛭螻

集解駉案漢書螳字作蝦韋昭曰蝦蟆也蛭水蟲螻邱螻也索隱螳音蟻漢書作蝦言倮然

絕於螻蛄况從蝦與蛭螻也蛭音質螻音引正義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螳與蛭螻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

正義使騏驎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也騏千里馬般

紛紛其離此尤兮

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搆讒音也索隱

尤謂怨咎也

亦夫子之辜也

索隱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

逝之故懼此咎也

瞻九州而相君兮

索隱瞻音丑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

何

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

索隱

言鳳凰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

集解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

逝而去之

正義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

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

彼尋常之汙瀆兮

集解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汙潢也

瀆小渠也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鱓兮

集解如淳曰大魚也瓚曰

鱣魚無鱗口近腹下

固將制於螻蟻

索隱莊子云庾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

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  
國賈生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為長沙王太傅

正義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

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飲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扁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鵲飛

入賈生舍上於坐隅楚人命鵲曰服

集解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鵲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鄧展云似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鵲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

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索隱姚氏云廣猶寬也其

辭曰單閼之歲兮

集解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單閼起也陽氣推

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作蟬蟬猶伸也正義閼烏葛反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

集予舍

集解徐廣曰施亦作斜索隱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

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索隱

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野鳥入處兮

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索隱于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

予去何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

集解徐廣曰數

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正義協韻音憶

萬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索隱幹音烏活反幹

轉也

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集解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也或曰蟬蔓相連也索隱

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蟬謂其相傳之也

湯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索隱漢書無窮作無間湯音密又音昧湯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湯音勿

禍兮福

所倚

正義倚於攝反依也

福兮禍所伏

索隱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飢案倚者立也伏下

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伏立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正義言禍福相因吉凶不

定彼吳疆大兮夫差呂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

遂成兮卒被五刑

集解韋昭曰斯李斯也

傳說胥靡兮

集解徐廣曰腐刑也



索隱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  
子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  
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  
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兮何異糾纏

集解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  
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纏索也索隱韋昭

云纏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  
字林云纏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

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索隱此淮南子及鷗冠子文  
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

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  
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  
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  
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蕩

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

集解駟案漢  
書專字作鈞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

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

比之天塊軋無垠集解應劭曰其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塊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案無垠謂無有

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昧也正義塊鳥郎反軋於黠

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

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此莊子文陰陽為炭

兮萬物為銅索隱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

有常則索隱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

索隱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

集解如淳曰控

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搏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

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化為異物兮又何足

患

索隱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

索隱

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

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索隱莊子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

集解應劭曰徇營也墳曰以身

從物曰徇索隱此語亦出莊子

夸者死權兮

集解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墳曰夸泰也莊

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

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

**品庶馮生**

集解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

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馮

音**慄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集解孟康曰慄為利所誘慄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

隱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慄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

慄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慄音黥又慄者誘也

**大人不曲兮億變**

**齊同**

索隱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

**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

集解

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曉索隱說文云攔大木柵也漢書作儻音去隕反

**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

索隱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

**衆人**

或或兮好惡積意

集解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

之於心意也正義按意合韻音憶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

索隱莊子云古之真人不

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

釋

知遺形兮超然自喪

集解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

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

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漢書坻作

坎周易坎九二坎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

兮其死若休

索隱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

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

若不繫之舟

索隱出莊子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集解駢案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索隱德人謂上德之人心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

細故慙

削兮何足以疑

集解韋昭曰慙音士介反索隱削音介漢書作芥張揖云慙介鯁刺也以言細

微事不足慙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慙忍邁反削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

見孝文帝方受釐

集解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駢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

還致福釐音僂

坐宣室

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

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

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大傅

索隱梁懷王名

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

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

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

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

集解徐廣曰文

帝十一年

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

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  
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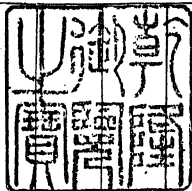
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集解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



後空悲  
弔湘



史記卷八十四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屈原賈生列傳幹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幹棄  
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  
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  
異今說文云幹蠡柄也从斗𠂔聲揚雄杜林說皆以  
為軺車輪幹烏括切按軺字古案切說文既云𠂔聲  
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  
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

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馬繫此義與幹同字  
即為筦故知幹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  
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  
幹謂主領也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  
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  
時列為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八十五至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燧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舉人臣劉坤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陽隱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

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曰行曰商處曰賈正義陽翟往來販賤賣貴集解徐廣曰一本云陽翟今河南府縣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索

隱王劭賣作鬻音育索鬻賣義同今如字讀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

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名柱後立是為孝文

也王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

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

索隱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



之乃變其  
名曰子楚  
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

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  
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秦數攻趙趙不

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索隱韓王信傳亦云韓信  
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

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  
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

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  
為費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居處困不得

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集解駟案  
以子楚方

財貨也正義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  
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  
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  
疾作不得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

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孫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

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索隱既解不韋所言之意

遂與密謀  
深語也

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

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

正義

適音嫡

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

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

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

索隱幾音冀幾望也

戰國策曰子孫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孫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正義言子楚無望得為太

子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

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  
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  
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  
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  
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  
說夫人

索隱戰國策作說秦  
王后弟陽泉君也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

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一

索隱以此為一句子謂養

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

夫在則尊重夫百

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

索隱間音開從音七恭反

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

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

索隱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

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

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

欲以釣奇

索隱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

乃遂獻其姬姬自

匿有身至大期時

集解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

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

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

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

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

文信侯

索隱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

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

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索隱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

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集解徐廣曰時年十三

尊呂

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正義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

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常是時

魏有信陵君

正義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



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

有孟嘗君

正義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平原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

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

皆下士喜

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索隱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

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門索隱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

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

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

倡樂使毒以其陰闔桐輪而行正義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

之以嗔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

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上音輔謂官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

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

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

正義雍故城在岐雍

縣南七里  
秦都大鄭宮

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

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

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

會葬壽陵

正義秦孝文王陵在雍州  
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

夏太后子莊襄王

葬芷陽

索隱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  
在長安東也正義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

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  
故俗亦謂之見子陵

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索隱杜原之東

也正義夏太后陵在萬  
年縣東南三十五里

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

旁當有萬家邑

索隱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

餘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

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

集解駟案說苑曰毒

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  
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步行  
白始皇索隱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  
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窶  
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

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索隱

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

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

而遷之蜀

索隱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

王欲誅相國為其

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

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集解徐廣曰入南宮

而出文信侯就國

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

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

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

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

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

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

索隱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

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誅列生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集解徐廣

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

索隱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

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贅中言  
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

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

正義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毐

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

索隱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

而呂

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集解駟案論語曰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  
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

成富貴  
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  
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的為不  
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  
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耶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  
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  
四言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

蛇邱縣東北也正義故城在兗州龔邱縣西北七十六里

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

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

桓公與莊

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索隱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

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

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

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

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

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

又不記其行

事之時也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索隱公羊

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沫曰齊彊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

索隱齊魯隣接今齊數侵

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

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

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

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

索隱倍音佩

管仲曰不可夫貪

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

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

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

索隱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鱗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

索隱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

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

曰餘祭

索隱祭音側界反

次曰夷昧

索隱昧音亡曷反公羊作餘末

次曰季子

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

索隱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

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

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

索隱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

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

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

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索隱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

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



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懼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

集解徐廣曰窟一作

空索隱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

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集解駢案音披索隱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

索隱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

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

集解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

匕首刺王僚

索隱刺音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

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

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

索隱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

索隱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

自荀林父將中行  
後因以官為氏

去而事智伯

索隱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

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

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

子最怨智伯

索隱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故怨深也

漆其頭

以為飲器

索隱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罍榼也晉灼

曰飲器虎子也皆非罍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

設之示恨深也

按諸先儒說恐非

豫讓遁逃山中曰

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

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  
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  
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  
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索隱

卒音足  
律反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

集解駢案音賴索隱  
癩惡瘡病也凡漆有

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  
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故  
楚有賴鄉亦作厲吞炭為啞

索隱啞字烏雅反謂瘡病  
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

字戰國策亦作厲

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

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

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

索隱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何必殘身苦形欲以

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

索隱劉氏云謂

今為厲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

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索隱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

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正義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  
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  
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  
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

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

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

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集解駢案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索隱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名也正義在懷州濟

源縣南三十里

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

仲子事韓哀侯

索隱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

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

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

與韓相俠累有郤

索隱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

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



由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

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集解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數色

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

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

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集解

駟案此芮反索隱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

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

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

麤糲之費

正義糲行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

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得以交足

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

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

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索隱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正義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  
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  
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  
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  
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  
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  
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

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

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

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

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

索隱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

甚遠也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

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

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舉國而與仲子為讎

集解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戰國策燕周亦同

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

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

集解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

哀侯索隱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左右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

索隱皮面

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

正義暴蒲酷反

購問莫知誰子於

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

集解駟案一作嬰索隱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

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索隱劉氏云煩冤愁苦也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

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

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

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

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

幸無恙

索隱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

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妾未嫁也

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

集解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重音持用反重

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重直龍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剗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憂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其姊妾云云為己隱誤矣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

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

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集解徐廣曰肅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索

隱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畧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

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

索隱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

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

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集解駟案呂氏劍技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

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正義懷州河內縣

荆

軻嘗游過榆次

正義并州縣也

與蓋聶論劍

索隱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

蓋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

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攝猶視也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索隱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

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

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

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索隱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

人乎

集解徐廣曰飲酒之人

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

索隱

鞠音韃又如字人姓名也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

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

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

城之南易水以北

正義謂燕國也

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

怨欲批其逆鱗哉

集解駟案批音白結反索隱批謂觸擊之

丹曰然則何由

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

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

怒於燕足為寒心

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

又況

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

振矣

索隱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

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

索隱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

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

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

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正義惛音昏

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

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

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  
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  
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  
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  
鷖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  
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  
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

而襍席

集解徐廣曰襍一作撥一作揉索隱襍音足結反襍猶拂也

田光坐定左右

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

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

正義燕太子篇云田光荅曰竊

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

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

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正義正

俛音俯

偻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  
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  
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  
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



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sub>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sub>索隱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

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

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  
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  
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

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

捧金九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

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

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

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集解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駟案劉向別錄

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

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  
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  
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  
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搥其背集解徐廣曰搥音張鴉切一作抗索隱搥謂以劍刺其背也抗音古浪反言抗拒也其義  
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

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

集解徐廣曰挽一作搯索隱搯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

宰掌後曰腕勇者奮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

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

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

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集解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徐姓夫人名謂男

子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

索隱焯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鏑也以

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集解駉案言以匕首試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

立死也

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

人不敢忤視

索隱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乃令秦舞陽為

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  
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  
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

正義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

變徵之聲

正義徵知雉反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

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

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

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

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

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



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

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正義劉云設文物大備即

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

見燕使者咸陽宮

正義三輔黃圖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

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

荆軻奉樊於期

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索隱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

至陞

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

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

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

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

劍劍長操其室

索隱室謂鞘也正義燕太子篇云左手揜其習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

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走之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索隱諸郎中若

今宿衛之官

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

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

侍醫夏無且

索隱且音即餘反

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正義提姪

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索隱王劬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負劍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

索隱擣與

擣同古字耳音持益反

不中中銅柱

正義燕太子篇云荆軻拔匕首擣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

子也

集解駢案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

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

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

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

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

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

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

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

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

索隱水名在遼東

燕王乃

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

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

作於宋子

集解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藥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

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

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

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

索隱謂主

人家之左右也

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

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

索隱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

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

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

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集解徐廣曰互以為客

聞於秦始皇

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

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集解駢案矐音海各反索隱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索隱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

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

索隱扑音

普卜反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

刺劍之術也

索隱案不講謂不論習之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

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

說仍云廐門木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

索隱

較明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迷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厠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

魄懦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臣照

按沫劇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為楚冒勃蘇

耳必音沫為劇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  
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  
刺客則直以劇為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  
莊公與曹劇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

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陞之間曰二  
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  
按此則以沫為劌之証而字又小異韓非子曹劌匹  
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為  
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室  
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為客  
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  
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  
以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

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

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

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

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

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

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臣照

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

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荊軻刺王共一百七

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

臣照

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

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況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為厚字之訛也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捄○蔽疑作徹音楚

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褻席

為人庸保索隱藥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  
酒家保。藥布傳云賃傭於齊為酒人保索隱所據  
或有別本耶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

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下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

年少時

為郡小吏

索隱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

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

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

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

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

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

索隱言萬乘爭

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彊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

今

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

正義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

為者此禽鹿視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

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

正義詬呼后反恥辱也

而悲

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

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索隱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正義言譏世富貴

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

其幾也

索隱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

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

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索隱言因諸侯有瑕

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

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

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

正義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今諸侯

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集解

徐廣曰騷音掃索隱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

足以滅諸侯成

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

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

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

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

正義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

五里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

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

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索隱一切猶一例言

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

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正義在始皇十年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

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索隱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新序云百里奚楚

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殺大夫也

迎蹇叔於宋

索隱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

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

遊宗故迎之於宗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索隱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

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

此五

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索隱秦本

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

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

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

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北收上郡

正義惠王

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正義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包九夷制

鄢郢

索隱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夷謂并巴蜀

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東據成臯之險

正義

河南府汜水縣也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

彊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

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

有隨和之

寶

正義括地志云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

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

以為傳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集解駢案見蘇秦傳

乘纖離之

馬

集解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

集解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

駉騊不實外廐

索隱駉音決騊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駉騊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

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

飾後宮充下陳

索隱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

娛心意

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索隱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

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集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

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

集解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索隱說文云甕汲鈺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

節樂鈺音甫有反

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

索隱昭一作韶

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  
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管子云海不辭  
水故能成其大泰山  
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  
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

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索隱資猶給也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

索隱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

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集解駟案新序曰斯

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

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

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

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索隱重音逐用

反重者再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

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

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

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

索隱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

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

而私學

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

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正義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

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

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

正義

今沂州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

正義

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

餘子莫從

集解駟案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

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正義沙丘臺在

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

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

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集解徐廣曰一作輜輳車

百官奏事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集解文穎曰輜輳車如今喪輜

車也孟康曰如水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

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  
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  
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  
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

薄而材譾

集解駢案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劉氏音將  
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

異字有

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

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  
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  
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  
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  
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  
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  
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  
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  
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  
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  
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  
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  
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  
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

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

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

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

孝子

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

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未

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

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

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

作

索隱水搖者謂水泮而水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

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正義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三世不安齊桓

兄弟爭位

正義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謂殺比干囚箕

子

不聽諫者國為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

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

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

為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



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  
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  
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  
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  
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  
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

為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  
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  
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  
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  
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  
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  
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  
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

繫於陽周

集解徐廣曰屬上郡正義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胡亥斯

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

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

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

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

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

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

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

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

集解  
駟案

史記音義砒音貯格反索隱砒音宅與礫同古今字異耳礫謂裂其肢體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

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

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

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

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  
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  
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  
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  
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  
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  
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  
椽不斷

集解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  
索隱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

茅茨不翦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

索隱

染音資糲音郎葛反染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

藜藿之羹飯土甌

集解徐廣曰一作雷

啜

土釧

集解駟案音刑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

集解徐廣曰穀音響穀一作穀

推也索隱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禹鑿龍

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正義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

決渟水致之

海

集解徐廣曰致一作放

而股無胈

集解駟案胈皮膚毳皮

脰無毛手足胼胝

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

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  
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  
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  
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  
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  
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



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

術者也

索隱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

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索隱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

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

正義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

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  
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  
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  
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  
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  
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  
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  
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

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

者何也

索隱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正義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

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一族雖刑之可也

夫棄灰薄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

帛尋常庸人不釋

索隱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

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索隱爾雅云鑠美也

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

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

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集解許慎曰樓

季魏文侯之弟王孫予曰樓季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

集解

駟案詩云牂羊羴首毛傳曰牝曰牂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

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

索隱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壑音漸以言

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  
平壘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  
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  
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

索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

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

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

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

索隱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

故生則有

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

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所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集解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

集解徐廣曰揆一作撥也

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

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

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

索隱房音旁一如字

聚

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

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

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

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  
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索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

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

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

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  
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

集解徐廣曰公一作訟音松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

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

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殼抵

優俳之觀

集解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  
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

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  
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殼抵即角抵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

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

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

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玘亦

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也

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

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  
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  
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  
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  
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  
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  
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  
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

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

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  
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  
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  
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  
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  
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  
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  
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

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



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  
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  
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  
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  
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  
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  
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

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  
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  
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  
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  
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  
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  
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

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  
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  
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  
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  
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  
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  
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  
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

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集解徐廣曰一

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劉氏云弟子誤當為孫子嬰也

子嬰

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

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

集解

徐廣曰適音敵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

正義軹道在萬

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  
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  
誅本同  
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此  
必當時習語故范睢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  
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  
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  
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  
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鑠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非  
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搏必隨手  
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  
所改也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

八十八至  
九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崐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侍詔<sub>臣</sub>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高中

謄錄舉人<sub>臣</sub>章玉輅

謄錄監生<sub>臣</sub>馮國柄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驁音邀又  
郝氏音五到反

自齊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  
取成卑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  
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  
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謂恬嘗學獄  
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  
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  
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

正義謂靈勝等州

築長城因

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

集解徐廣曰屬隴西

至遼東

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

皇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

集解徐廣

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

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集解徐廣曰為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

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

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

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

赦之復其官

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

正義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

直抵甘泉

正義

宮在雍州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

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

索隱並音白浪反

海上北走琅邪

索隱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非

道病使蒙

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

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

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

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

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

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愈一

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

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

聽而繫蒙毅於代

正義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

前已囚蒙恬於

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

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

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  
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  
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

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

集解徐廣曰一

無此字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

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

御史曲宮乘傳之代

索隱曲姓宮名

今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

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



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

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索隱蒙毅言己少事始皇順旨蒙恩

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

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

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

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

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

籍非也

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

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  
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  
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

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  
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  
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  
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  
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  
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

必孽臣逆亂

集解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

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

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

察於參伍上

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  
陛下為萬民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  
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

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  
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憊呼天欲  
訴三代  
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